



↑《海南红土地》 (油画)

←《荔枝熟了》 (油画) (本版图片由何坚宁提供)

## 一个异常骄傲的画面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黄礼孩

**色**彩之于画家何坚宁是天生的。色彩在他手中是禀赋,也是魔力。他敏锐的触觉恰如其分地接纳了世上生动又撩人的色彩,而心灵和智力对色彩的作用使他挥洒得更为自由,在画布上外化为生命的本能。每一个有个性的画家都有自己的语言,对于何坚宁来说,生命的色彩才是他要的,正是热忱让他对所呈现的世界充满持久的憧憬。他把情志、感悟和灵性的深度综合到一起,从而创造一个异常骄傲的画面。在他的绘画里有一个无限延伸的梦想,它有一种磁性的光芒,也有燃烧的狂欢,汇聚到笔下的激情随之奔涌,随之带来自然主义纯洁的情感。

他最近给广州大剧院创作的《荔枝熟了》是一件宽3.5米、高2米的作品,它是果实在阳光下的舞蹈,它是叶子在风中金色的嗓子,它是阳光变幻的戏剧,它是生活迷人的情书,它是生命忘我的奔腾,它是层出不穷的状态,它是多

种想象的可能。画作结构严谨,笔触流动,色彩飞跃,洋溢着灿烂又自信的辞采。厚的色块具有立体感,薄的色调如水流过的痕迹,任性又自然。他用了最拿手的黄色来画荔枝枝叶上闪烁的阳光,用摇曳生姿的红色画果实,杂陈其间的绿色和白色像呼吸一样精细,也是喜悦,细听又感到果实在叶子和阳光之间埋伏着交响乐的曲调。一幅画画得像什么是低层次的,如果这幅作品逼真地画出荔枝来,它就丧失美学欣赏和陌生感融会在一起的精神唤醒。正是何坚宁选择了虚灵透脱,作品才让人浮想联翩,眼睛才饥渴起来,耳朵才竖起来,味蕾才在舌尖上舞蹈起来,才拥有了迷一样的想象。

作为广州新的文化标志,广州大剧院选择什么样的艺术作品来作为自己的招牌,是非常讲究的。广州大剧院特邀何坚宁作画,这对何坚宁来说是机遇,也是压力,他为此谨慎

去选择。熟悉具象和抽象两种画法的何坚宁则进行一次自我的挑战:抽象油画更具闪耀的张力,内心视像与自然梦想更为合拍,它是一次意象的邀请。《荔枝熟了》高超的绘画技法饱含了多种可读性,这正是作为综合性艺术殿堂的歌剧院所需要的。人归根结底是一个梦幻者,梦幻帮助我们生活得更美好,也帮助我们去欣赏艺术。抽象的风景油画是无形的自然,它是自然的另一种解读。

有时候我会想,一定是海南的阳光给了何坚宁澎湃的激情。海南是何坚宁的故乡,南国火热的风光之于何坚宁一如塔希提岛之于画家高更。明朗的阳光给了他们无限的生命力。站在《荔枝熟了》这幅作品前,我们的目光得以盛开,看到大地的萌动:夏日光线漫过大片大片的荔枝园,一只小鸟出没在林间,一只蜥蜴消失在枝头,一只蝴蝶欲展翅云端……我更愿意自己站在荔枝树下,看云雾漫过来,漫过你青春的身影,漫过你华丽转身的一瞬间。这一天,天气晴朗,在荔枝树下,谁讲起唐朝的往事,而更多不厌倦的趣事又成为传说……

荔枝熟了,它是圆润的饱满,它是闪亮的汁液,它是感性的召唤,它是被照耀的梦想,它是被遇见的机缘。在这样一个形而上的果园里,每一个进来的人都是想象力充沛的国王,倘佯在自由明澈的境地。



### 画家档案

何坚宁 1960年4月10日出生,海南人。1982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,现为广州画院画家,国家一级美术师,中国美协会员。他的作品曾被中国美术馆等机构收藏,并在中国、韩国、新加坡、法国等国家举办展览,他先后在一些国家及地区举办了18次个人画展,并出版了个人画册及文稿共计59册。2010年他受邀为广州歌剧院创作大幅油画——《荔枝熟了》。

## 行云流水的舞蹈速写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黄礼孩

**当**时间逝去,美是永恒的。这话用在何坚宁的作品上是合适的。多年过去,回头看何坚宁不同时期的油画,它再现的自然风光和生活之美依然是动人心魄的。显然,何坚宁不是一个观念型的画家,也不是一个紧跟时代风潮的画家,他只画他内心窥视到的部分,他只画生命的阳光照耀的部分。他以草木、湖泊、大海、山野等题材的作品,让读者与自然之间重新建立起一种关系,建立起凝视自然新的样式。它不等同于真实的自然风光,它是心灵化后的风景。自此,何坚宁绘画就产生了:这是未被腐朽未被破坏之自然的纯正光辉。

认识何坚宁的人以为他只擅于风景画。有一天,何坚宁画起人体画来,同样令人惊讶。他的人物画秉承了抽象的风格,恣肆汪洋地燃烧生命的激情。大画家雷诺阿说过:“女人体是上帝的杰作,是无上的荣光”。在何坚宁那里,女性人体是另一种自然美,是美的狂欢,是生命

饱满的舞蹈。油画是一种有教养的艺术,何坚宁的人体画性感但不淫荡,水性但不扬花。他的人物画是对生命热情的赞颂,也是对美的致敬。

从女性人体油画到舞蹈速写似乎远一些,但又那么亲近,自然,因为舞蹈与人体都暗含了人体生命运动的奥秘。兴致来的时候,何坚宁就挥洒出他的心灵之舞。我喜欢何坚宁在创作大的画作之余画的一些小品之类的速写。他放弃色彩,只用线条随心所欲地勾勒,把舞蹈的流动感抽象地提炼出来。这类看起来不经意的速写就像作家在长篇巨著中的闲笔。它是过渡,是调节,也是趣味,更是一种韵致。给舞蹈画速写的画家大多讲究完整性,像何坚宁了了几笔地去勾画的没几个。他是一个例外。他画不同姿态的舞蹈,旋转的独舞、缠绵的双人舞、伸展的芭蕾舞……他不做整体勾勒,他取舞者飘逸的神态,节奏感忽高忽低、忽左忽右、忽快忽慢,舞者伸缩、旋动、扭拧、腾跃的力度和速写急速、转折、停顿、绵延的控制力达成一致。他避开了很多画家常规的法,他忽略舞者的表情,他抽离舞者的细节。从这一点上来说,他的速写有中国水墨留白的韵致。虚无并不是无,虚无是一种抽象的境界,它有时更为迷人。如此一来,他的舞蹈速写趋向舞蹈的本质:性情的空灵和舞姿的行云流水。舞蹈的初衷就是爱的表达。

好的速写存在一种引起幻想的潜力,因为技巧和感情的作用,画家呈现的舞蹈速写具有“言不尽意,象能显之”的倾向。舞蹈有时不一定在舞者那里,舞蹈存在于万事万物之间,存在于内心对生命有敏锐感受和领悟能力的人那里。有天马行空抽象主义的何坚宁也成为一首韵味不足,舞之蹈之画之的人。他旋律型的速写让舞蹈在他的纸上、布上蔓延开来。因为某些特异之处,他的舞蹈速写提供了另一种视觉美感:作为“线的艺术”的速写和作为“流转的线”的舞蹈在何坚宁那里得到一次“舞以尽意,画以尽情”融合。



为广州大剧院创作的速写